

纪念陈子庄先生诞辰100周年



金台记：

著名国画大家陈子庄先生，可谓一生传奇，一身书气，一腔清气，一代大师，后世楷模。

传奇，是说他阅历丰富。解放前他曾与齐白石、黄宾虹切磋画艺，领悟艺术真谛。结交章伯钧，还为营救挚友张澜入狱三年。曾入聘四川军阀之幕。1949年底受地下党的委派赴成都策应和平解放。随后参加解放军，解放后当过四川省政协委员。

一身书气，是因为他在聪敏善悟基础上，又博闻强记，满腹诗书，才华横溢，思想深邃，境界超凡，宁为追求理想苦，不要逐波世俗荣。

一腔清气。陈子庄先生清清正正，人品高洁。他虽然人脉深厚，画艺超凡，多得画界大家名流赞赏，本来身份地位可以很是显赫，但他宁守清贫与正气，不追名逐利，专注于艺术进境，以至于甘愿穷苦一生，“人去业显”。

一代大师，体现在他在绘画上不为时风左右，对艺术发展规律具有深刻认识、独特见解和远见卓识。在国画艺术上，他在寂寞困厄中殚精竭虑、辛勤耕耘，以独特思想另辟新径，大胆创新，开创了山水花鸟画平淡天真、简淡孤洁、情意隽永的崭新鲜明的个人绘画风格。他的作品迥异高远、格调高雅、画境高逸超妙，内涵丰富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现代趣味。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，化古今中西，在艺术表现方面开辟了一脉新风，也由此在中国美术史上为自己争得了不可磨灭的地位，为中国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后世楷模。正如陈子庄先生的一番话：“我们作画，其社会的作用是牵引民族意识。只有在这种意义上，艺术家方可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切不可好名贪利，把后人教坏了。”作为一个哲人、学者、艺术家，这种人格、境界、思想、精神与终身恪守与不懈地追求，彰显了民族精神，足以让世界人瞻仰敬慕，传承颂扬。



武阳稿

陈子庄(农历1913年10月15日~1976年7月3日),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(今重庆市荣昌县)双河镇雷堡村紫金观岩湾“陈家老房子”,现代著名画家。

方知平淡出英才

陈寿民

石壶山水画，多以蜀中平凡景物为题材，他以独特的面貌、独自的艺术语言以及强烈的个性且质朴率真，深厚幽微的画境闻达于中国画坛久矣。中国文人画，须要画家通过高深的修养去抒发自己的情感，同时体现自身的修养。中国画重在“立意”，造景易而立意难。画中的景可以拼凑杜撰，但意境是画家深沉的学养和对大自然深切的感悟而来，也是才智的体现，其笔端赋予物象的内质精神，已超乎于象外，要有弦外之音。一个画家要表现大自然景物，须要有浪漫无羁的形象想象，热情奔放的情感和个性的表达。

石壶的画，有个性又有地方特色，他平淡天真，迹简意远的艺术风貌，这是他执着的追求。体现了他“同能不如如善”的见解，他追求这个目标，其本身就不同凡响，充分显现了他胸次高旷以及智慧与胆识。他追求孤洁简淡的画境，包含着中国美学的深邃内涵，也是中国画的至高境界。孤：独特、独善、独有。洁：皎洁，如皓月之无尘。宛若“我心似明月，碧潭澄皎月”。简：简淡、简洁、化繁为简。淡：平淡、幽淡、雅淡、平淡天真。石壶在信中提及：“在绘画上，其实自己的作品就是很好的说明了。有的东西用文字是写不出来的（只能意会），另有些表象是那样，我画出来是另外一个样子（已超乎于象外），这是我认他（它）应该是这样，才能更好地显现他（它）的精神，别人以为是不真实，虽奇而不失真，华不坠实的大道理都会懂得。描绘物象的精神在内涵而不在表象上，但不完全离开他（它），只是浓缩了对象，将他（它）升华到更高的艺术领域，或者丰富了对象，使对象更美而不是更丑。”（使物象进入内质美，写精神似非却是）从他的这些言语中，可领会到他独自的美学观。好的绘画是有“声”的，“不在笔墨，而在意度”。画幅里蕴藏

着画家的艺术思想和个性的表达。石壶善于在平凡生活中发现美和创造美，这的确须要画家的睿智与勇气。他笔下的一坡一岸、竹林茅舍、鸡鸭牛羊、都赋予物象的精神生命，闪烁着拂拂的灵气。这幅幅画面的动人情景，倾注了画家对大自然的真情实意，也是会心交流“移情”的结果。他用独特的艺术手法，将这些平凡山川景物加以高度概括，是经过自主消化后浓缩了的景物，更是他“意象”中的田园胜景，他是通过物质画精神，通过画大自然画自己，画他心中的山水。他在信中说：“我的理境，是从大易、老庄而演变。”这是他思想的底蕴，是对哲学的参悟，他的画才有“底气”，才能创作出平淡质朴而意韵悠长的艺术。

恽南田云：“画家以简洁为上，简者简于象，而非简于意，简之至者繁之至也。”中国画传统技法，是前人总结的经验和创造的方法。传统的“法”是在不断扬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，如泥古不化，艺术就会僵化而停滞不前，即为法障。法，法无法法，绘画初须要有法，随后要在有法和无法之间乃为至法。然而，对于一个悟道者，传统的法对他已不起作用，他已从“法网”里逃逸出来了，全是神灵在调遣他的心智，已无常法，无常态，毫无羁绊地自由挥洒，点缀物象的精神使其形神兼备。石壶诗云：“法在规矩外，神游天地间。”从他的艺术风貌和内涵来赏析，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风格。一个画家要在总结规律性技法的同时，还要参以权变，才能体现“天下变通”的大法，“化而裁之谓之道，推而行之谓之通”的哲学思想。石壶深悟哲理的精微之处，并身体力行地加以推广而体现在自己的作品里。石壶诗云：“妙在性情能自见，莫将形质缕心肝。”他还说：“绘画有两个要素，一是性灵；二是学问，无性灵不能驾驭笔墨，无学问不能表达思想。”石壶以小品山水画立脚于画坛，其重要原因，就是艺术性高，绘画里蕴藏着他的哲学及美学思想，还有他独创的绘画语言。美术理论家薛永年诗云：“何必开拓废承继，石壶‘阴法’胜前贤。”艺术绝不等同于技术，有的画看似大，只有形似而已，虽显大却浮薄空泛，没生活、没个性、没内涵、没意境、无动人之处，然冗笔多，这只是技术性的作品。好的绘画是有“含金量”的，是有文化底蕴和内涵的，有想法、有修养、有个性、有特色。绘画应化繁为简从而达到自然天成，没有一丝雕琢痕迹，这才是好的绘画。画家要有深沉的学养和丰富生活阅历，才能画出深沉的作品。我用画家丰子恺的两句话来结束此拙文：“欢喜小中能见大，还须弦外留余音。”

（作者为重庆陈子庄研究会副会长、陈子庄之子）



清水沱

贫贱忧戚 玉汝于成

孙克

陈子庄生于1913年，1976年去世，去年是他诞生百周年纪念，他去世后三十多年来中华大地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先生未能目睹亲临，而他平生英雄豪宕，慷慨仗义，晚年却贫病交加，讲来更令人慨叹。然而，困厄并未消磨他的人格精神，他忘情于读书作画，艺术足以解愁，可以忘忧，宋代大儒张载有言：“贫贱忧戚玉汝于成”，欧阳修谓“诗穷而后工”。贫穷困苦“不幸”应验在陈子庄的身上，却“有幸”在当代画史上成就了一代大师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里陈子庄去了，然而他的身影愈来愈高大的留给了后人。

陈子庄是一位奇人。他早年闯荡江湖，有许多传奇事迹，值得挖掘研究。我们知道，青年的陈子庄敏而好学，追求上进，虽然出身寒微，却能够从底层奋起，练武习文、寻师学画，在解放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、政治、人际关系中，寻求安身立命之途，始终没有放弃过人生目标的追求，所谓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的古训，陈子庄始终坚守着。关于陈子庄的生平，著名画家吴凡先生在他写的《陈子庄》一文中，有十分翔实的记述。吴凡先生是陈子庄的生死好友，更是他艺术上的知音，文中所记的子庄生平，包括子庄早年行迹，尤其是和齐白石、黄宾虹的密切接触过程，还有陈子庄艺术追求的重要的心路历程等等，我相信全来自陈子庄亲口，无疑是第一手材料，也是最可靠的研究依据。

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已，中西文化碰撞，为寻求强国富民之途，学术思想古今中外悉数登榜，一时可称“百家争鸣”，在科技文化、文艺艺术界涌现无数杰出的人物，中国画艺术也从徐悲鸿所批评的“衰败极矣”状态，数十年中迅速改观，由暗淡迷茫变得星光灿烂。无论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或工笔或写意，出现许多足以颀颀古人的大师。也正是这些位大师级画家的成就，构筑了20世纪中国画崛起的大厦，延续了优秀的传统，有力的抗衡着席卷世界的西方现代文化的风雨大潮。山水画方面，具有鲜明个性面貌、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画家有李可染、傅抱石、陆俨少、还有四川的陈子庄。其中，李、傅、陆三位的崇高地位已获画界公认，而陈子庄的山水画、花鸟画，更以鲜明独特的艺术面目，清新生动的风格，突兀奇绝的构思，简淡质朴的生活气息，清雅高古的笔墨，在他去世的近四十年里，为越来越多的画家和爱好者认识、接受和痴迷，也有更多的画家有意无意的受到他的影响，从他的艺术中汲取营养。当然，如今陈子庄的名气在他的家乡重庆和四川已经够大，而且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在中国画界逐渐受到广泛的推崇和热爱，这是令人欣慰的。

陈子庄的艺术声望虽然在不断地提高，但过去较长时间里未能获得应有的高度评价，这也有其客观原因。一位画家的声望一方面决定于艺术水准的高度，另一方面也有客观条件的因素不能不考虑，比如陈子庄从未在美术学院任教，也从未参加社会政治性创作活动，所以在建国后艺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空里，很难找到其位置。当然，这里还有一个时间差的因素，按照吴凡先生的研究，上世纪60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，在陈子庄个人最困厄的阶段，也是他沉潜最深的时期：读书、作画、游历、思考，研究哲学、诸子和熊十力“新儒家”思想，令他的艺术出现飞跃的重要阶段，而这又是文人墨客日子越来越困难的时段。虽然在这个时间段里，他的作品被画界名家如周昌乐等所欣赏，但在当时境况下他们也是爱莫能助的，于是在20世纪的中国也就重现了艺术大师“人去业显”扬名身后的无奈。此外，陈子庄的艺术迟至今日方才得到更高度的评价，去除上面所讲的一些因素之外，更主要的是其艺术“曲高和寡”的格调，其平淡天然简约笔致后面的幽深醇厚，其挥洒自如浑然天成的笔情墨趣，而透过这些清新简洁篇幅不大的画面，能够领略其蕴含着的文化精神内涵，即使是美术圈内人也不是容易达到的。

陈子庄的艺术具有崇高的价值，20世纪国画大师的地位当之无愧，做这样的评价着眼点在于其艺术的独特个性面貌与精神。众所周知，中国画历来注重师承和传统，继承与创新难以做到辩证统一，而陈子庄真正做到了。在20世纪的画家中，他的山水画面貌独一无二，难得的是认真学习古人，他的笔墨精神源自古人而不依傍古人，做到“师古”而能“化”，他十分注重写生，笔下丘陵地貌的平远山水，源自真山水的写生体验而又拘泥于复制真实，从而和当代诸大家保持了距离。做到了石涛的“我自为我，自由在在”的境界。

陈子庄的崇高评价，在于它独特艺术

个性的同时，更有其高度的完美性。我们知道，没有深厚的功力和完美的艺术追求和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，所谓“独特创新”最多不过是沙滩楼阁式的理想而已。我们称陈子庄是“奇人”，是承认他的天赋难得，另一方面，很少有人具有他所经历的时代和传奇般的个人经历，其中多少坎坷磨难、血与泪、悲与喜、幻想成功与失望，铸就他的人生与性格。再一方面，成就陈子庄的是他在艺术和学问的终生追求，少年时和父亲学画扇，向画家们讨教。青年时，奋力读书，涉猎文史哲，“曾从陈步奎、萧仲伦学习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典籍。这种对中华文化较广泛的尝味，为他以后在绘画上的深阔开拓，起了一定铺垫作用”（吴凡《陈子庄》）。绘画方面，齐白石到四川时他做陪侍，大有教益，后来仿白石石真，换钱谋生，以致他晚年还作自我批评检讨。黄宾虹到川也有接触。他敬仰吴昌硕的书画。向大师们学习最重要，即所谓“师法乎上”，陈子庄一生眼界极高，一般画家皆不入其法眼，这也是他被人目为“狂妄”的原因。他涉猎古人，眼界广、功力深，同时他又决不守旧，他能“与时俱进”，师古人兼师造化，和现代画家们一样，深入生活与自然，不断的、大量的画速写，他身后留下大量速写稿，是研究其艺术的重要材料。此外，陈子庄的高度，在于他的书法功底很深，风格近于郑孝胥，纵恣跌宕，力能扛鼎。近代画家大多能书，其中书画俱高者难得，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黄宾虹可称巨匠，现代画家如丰子恺、陆俨少等少数大家有书卷气而无习气，至为难得。陈子庄即在此列，然只可为知者道，不可为不知者言也。中国画美妙处端赖于笔墨，宾虹老人论画有云：“有笔有墨，兼有章法者，大家也，有笔有墨，而乏章法者，名家也，无笔无墨，而徒事章法者，众工也”。此据，称陈子庄为大家，不亦宜乎。

陈子庄先生百年，其艺术如岁寒松柏，屹立苍茫，永为后学瞻望景仰。20世纪风云际会，繁荣落尽晚年沉寂中，成就了一代大师，其中之“幸与不幸”，值得思考，令人低回不已。

（注：本版图片均来自陈子庄之子陈寿民）



百渡滩稿



蜀山册

主持人：李树森
电话：010-65363425
E-mail: haiwaiban@126.com
www.people-art.com.cn
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